

0102

少年讀物叢刊第二集

— 2 —



文化生活出版社

863.
A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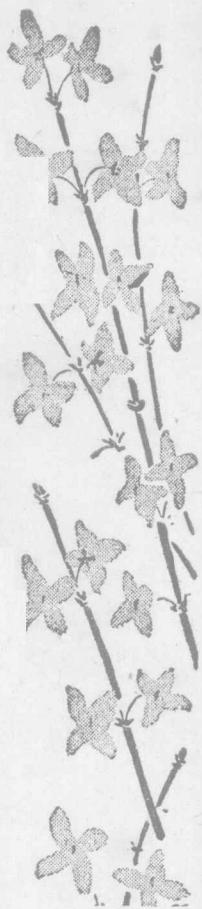
少年讀物叢刊第一集

— 3 —

遊 痕

士 統 照

文化生活出版社



少年讀物小叢刊第一集

3

遊 痕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
中華民國廿八年十二月

初版
再版

著 作 者

王統照

編 輯 者

少年讀物編輯社

發 行 人

吳文林

發 行 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山西路慈豐里



* 定價 二角五分 *

序

文化生活出版社將印行「少年讀物小叢刊」，要我也集一本小冊子。新寫既來不及，而檢點存稿殊鮮有與此叢刊適合的材料，與編輯先生再三商定，遂以此七篇「充數」。我遊歐的散記尙有多篇，這裏的四則取其簡短，且係記學校教育與路遇一位中學學生遠遊的故事，比較上對少年讀者可略有觀感之益。「山湖」乃幾年前的舊譯，作者描寫阿美尼亞的地方風景與他們的集體生活，寫法新穎有力；無論在實質及文字的技巧上都是值得一讀的優美散文。因爲也屬紀遊之作，故一並收入。至於「姑蘇遊痕」兩篇，祇是個人抒情的地方印象記而已（以限於此叢刊

每冊的字數，過長的文字不宜加入。此七篇都是遊覽的記載文，合爲一集，閱時利便。至以文字的興味說，在自作的幾篇中，我覺得「旅途」的感動性較多。

因爲祇是遊記的片斷，並無時間地方的限定，如水上風萍散點東西，故以「遊痕」二字定名。

我很感謝「山湖」的原作者，在這個集子中，他已成了我的不識面的的遊侶。

一九三八年聖誕節前夕記。

目錄

序·····	一
旅途·····	一
華僑教育之一斑·····	一五
廚子的學校·····	二三
工人與建築師·····	三三
山湖·····	四二
「古刹」·····	六四
清話·····	六九

旅途

除掉幾位一同由上海來的熟人之外，所有的旅客都是一樣陌生的面孔。經過兩天甲板上與吸烟室中的交談後，各個人的職業與遠行的目的地多半都能明白。自從意大利的郵船開闢了到上海的航路以來，許多中國的旅客們向歐洲去搭較為迅速的意船比較多些。這一次在同等艙中中國人便有三分之二：公費私費的學生，各省專派去調查實業教育的職員、商人，很熱鬧，每到晚上言笑不斷，又是旅途上相遇，到遠遠的地方去，自然有點親密。

正是船抵香港的頭一天，晚飯後，三三兩兩在閑談着些不着邊際的話。有幾位

是往南洋去的，一定在新加坡下船，很高興說：「路程已經一半了，可是你們還早得很。」是的，即到新加坡還不過海程的三分之一，心裏惦記着印度洋的風濤，又回念着國內的家庭，戚友，與各種事件，任是誰難免有茫然之感！

雖然船上的飲食頗爲講究，一想，早哩！常是那樣的西餐，便不禁有點悵然，但我在這兩天裏反感到心緒漸漸寧貼。因爲這次的遠行曾經挫折，雖是從年前就計劃着，中間因爲旅費與其他問題已決定不能成行，故至啓行前的十幾日，有機會可以去了，便重新辦理一切：護照，行裝，以及說不清的個人的事務。直到上船的那一晚上爲止，身體與精神沒曾得過一小時的安閑。雖是陌生的面孔，雖是遠旅的初試，但一想這是暫時擺脫一切，去看看另一樣的社會，反而覺得十分暢快。除了喫飯洗浴之外甚麼事情都不忙迫，比起未上船時的情形，勞逸，躁靜，相差到無從比較。又幸而風浪不大，躺在椅子上對着白雲，滄波，甚麼事都不多想。

凡是旅客們大概都耐不住長時間的沈默，總歡喜彼此閑談。燈光下各人找着

談話的對手，海闊天空地談着種種事。當我從吸烟室穿過時，看見一個學生服裝的瘦弱青年獨自據了一張方桌，孤寂地坐着，不但沒人同他說話，那張桌子的三面完全空着，並無一個人坐的與他靠近。在滿屋高談聲中這顯見得他是過度的寂寞！我坐在他的對面，很自然地招呼之後，我們便開始作第一次的談話。

「那裏去——南洋麼？」我猜着問他。

「是，南洋，新加坡，先生往歐洲去。」

他的話不難懂，然而並不是說的官話，從語調中我想他是江蘇的中部人。

「你是那省人……看年紀很青，到新加坡有甚麼事……」

他的微黑的臉上現出淡淡的苦笑來，「先生，不錯，我纔十八歲，家住在江蘇的

江陰。」

「啊，江陰，那不是與清江對岸的地方麼？」

「那是小縣份。我去新加坡找我母舅——他在那邊的華僑中學裏教書。」

他的言談從容，態度沈靜，雖然不免有一層陰鬱的暗雲罩在臉上，然而無論如何，能看得出他是一個受過好教育而無一點浮誇氣的青年。

「那末，你去……」

「去，是他——我母舅寫信叫我去的！因為我去年夏天在縣裏的初中畢業，再升學，不能，閑着又怎麼了。家道呢，原是種田的人家，不過自從我父親前些年死去之後，便把田地租與他家，——自己種了，喫飯還能以維持，可是我母舅來信說：年輕，在鄉間儘閑着也不是事，叫我去到他那裏想法學點英文，好幹小事情。」

「家裏還有多少人口？」我對這麼誠懇的青年便不客氣地詳細問起來。

「一個姊姊出了嫁，現在除了我就是我的祖母與我的母親了！」他呆望着門外夜濤的眼睛中浮動着一片沮暈。

「啊！祖母，母親，連你纔三個人，真是太清寂的生活呀……」我對答着他，即時也記起了自己在童年時代家庭中的情形。

「唉！她年紀快七十歲了……我祖母自從先父死去，她越顯得老了，不到一年頭髮便全變成白色。……我母親也有病，幸而她纔四十幾歲。先生，我這次出來……」他要說下去，或者覺得是有點兀突吧，便把話停下來，一隻手撫摸着桌上的咖啡色的薄絨桌衣。

「我曉得，我也是自幼小時便沒了父親的人！不容易，想來你這次出門還是第一次？」

「頭一次離開我的家鄉，先生……不是有我母舅在那裏，我母親是不會放心我去的。我走時費了不少的事，湊到二百元錢……」

「幸是你家中還來得及……」我雖然這麼說着，可是正在想像中繪出一幅這青年遊子臨行時與那兩位孤苦的女人在門前泣別的圖畫。

「唉！現在甚麼都不容易換出錢來，米價又那末便宜……可是二百元到上船時便只餘下不到六元了……」

「江陰到上海路不遠，做甚麼化費去？」我疑惑地問他。

他見我頗爲關切，便把在上海時託人辦護照化去一百數十元的事詳細地對我說了。原來他是頭一次到上海，又沒有一個可靠的熟人，護照怎麼辦法，他毫無所知。不知如何轉託人說是得往南京去辦，於是那代辦人的種種費用都有了：路費，衙門中的化銷，喫飯，汽車……及至護照來到，這青年的學生卻把由家鄉帶去的錢用了多半。這無疑是上海灘的流氓的生意經之一。本來護照由上海市政府可辦，何須一定往南京去；更那裏有如此高價的護照費。我聽完後不禁再追問一句：

「那時你到寰球學生會去託他們辦也不至如此喫虧。」

「我不知道這個會，因爲我對於那麼大的上海是毫無所知呀……」

他緊接着把眉頭皺起，聲音也低了好多，「以外便是旅館費，買船票，做一身白色粗嗶嘰的學生服……好歹能夠到新加坡吧。上船後……現在還剩下五元與幾隻角子。」

「過了香港再有兩天便到了，船上不用化錢，你儘管放心！」我只得這麼安慰他了。

「但是……明天一早到香港，我聽沈先生說，可以發電報去，到南洋時有人接。我也記起來了，從上海走時並沒給我母舅一封信——其實寫信也來不及，他不知道我那天準到，坐甚麼船。先生，在上海我已經是甚麼不懂，外國人的地方——新加坡，如果我母舅不去接我，英國字我只認得幾個，廣東話講不來，而且我母舅教書的學校是在新加坡市外的芙蓉，聽說還得坐兩點鐘的火車……這不是困難的事！我下了船一個人不認得，一句話弄不清，又沒有錢……所以我母舅不去接我，我真是有一點點法子都想不出來……地址我這裏有，據沈先生說，打一個電報去得合四元多的大洋，下船時又得給外國茶房幾元，我愁得很，那裏想到以為上船後使用不着甚麼錢了。」

「是不是要往巴達維亞去的沈先生？」

「是呀，我與他住在一個房艙裏。」

沈先生是一位四十多歲的教育家，他曾在江蘇與別省的中學有十幾年以上的教學經驗。這次也是由新加坡上岸轉往荷屬南洋的華僑學校任職。他的沈靜的態度與懇切的言談，一見便知道他是個良好的教師。我無意中在頭一天同他談過一小時，所以這位青年學生提到他我便知道了。

「出門的人錢是一時也不能缺少的，何況你這次的出門太不容易……好吧，我上船時還有幾塊現洋，本來預備在香港或有用處，這一會我下去取來送你，可以夠打電報的費用。都是爲客的人，能夠相助的，你也不必客氣了。」

「先生！他的眼睛裏泛出感動的光彩來，「謝謝你！我甚麼不說了……請你給我一個地址。」

他從衣袋中掏出筆記本來要我寫。

「不，我到歐洲去還沒有一定的住址哩。」

他又要我把家中的地址給他，我寫好，他把筆記本慎重地裝入袋中，接着問我往歐洲去的目的，同行的人數等等話，無論如何，他現在覺着快慰得多了。

回到艙裏取了一張五元的鈔票，——這是我上船時除掉把錢換成匯票外的零餘。——重到吸烟室中送與他，他誠懇地接了，只說：「日後總得兌還先生！」

這時已經快十一點了，室中人漸漸散去，這位學生也回到他自己住的房間中與沈先生商量明天打電報的事。

與這位初次嘗試到流浪於旅途上的青年談過了「一夕話」之後，我在甲板上靠着船舷，靜謐中引起我的回憶與想像。

誰沒有一片真純的愛子的心！何況是從幼年時失去了父親，爲了期望這孤苦的孩子長大，飲食，提抱，當然費過那不幸的母親苦痛的心血。及至十幾歲以後，便不能不想到這青年人的將來，無論怎麼說，在社會制度還沒達到兒童公育與廢除家庭階段，即使是一個愚笨不過的婦人也眼巴巴地望着她的孤兒能夠成立。不必

希望他是甚麼了不起的人物，「不要下流了，好好地做人，」她纔覺得對得住自己的苦心。尤其是中國的家族制下被壓迫的舊婦女，假使不幸死了丈夫，只餘下孤苦的孩子，這「寡婦孤兒」的苦況不是經歷過的人怕不容易想像。也因此，受着這樣磨難的母親對於孩子比一般處境安樂的婦女便大不相同……

這繆姓學生的家庭狀況，雖然他對我只是淡淡的述說幾句，恰如讀到真情流露的詩歌，我是能玩味其中的苦趣的。她——他的母親，能以湊備旅費打發這十八歲的孩子單個兒向南洋跑，情願在鄉間陪伴着那年高的老婆婆過苦難的日子！她想她給他裝辦行李時間的滋味；想想她在初黃的柳枝下送孩子第一次遠行時的泪眼！她心裏想着些甚麼事？期望這孩子的將來——那一點真純的愛子心腸如何發遣？……現在呢，她大概在牀上做着一個憶往的夢境吧？大概暗暗祝禱着她的孩子身子很健適，意興很活潑地到了自己的兄弟的住處吧？

我替人設想着，同時記起我在幼年頭一次出遠門時那一個下午的光景。

已經是二十幾年前的事了，但我沒會忘過，而且每一次想起來如同展開一幅色彩鮮明的繪畫。自然，前若干日便有了出門的計畫了，可是直到一下午，我母親並沒與我說過幾句關於出門的告語。那正是在十月初旬的晴明的秋日裏，大院子中的日影從東邊落下來，漸漸地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磚地上映着太陽的斜輝。一隻花貓在門檻旁邊，懶散地抬起前爪蘸着唾液洗自己的面孔。階前的向日葵——那碗大的黃花正迎風微動。我的祖母——她是子女都已過世的老婦人了，現在只看着我與三個姊妹在我的母親的面前。——吸着長烟管，正在與我母親說話。我在廊簷底下走了幾個來回，覺得像有些心事，知道今夜須早早動身，好趕距離七十里路的火車。關於應帶的行李自己不知道收拾，母親與一個老僕婦，還有一個女孩子，從昨天便給我預備好了。有人送我到那個大城中去，走路也用不到自己費心。但我缺少甚麼呢？想不出來，久已希望着到外邊去的志願已經達到，然而在這臨行的頭一天，幼稚的心靈中彷彿忽然填上了不少的沈重東西！